

# 人母難為？一位從事寄養服務母親之 敘說研究

顏姿吟\* 廖鳳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本研究旨在探究寄養兒童進入後，寄養家庭母親對原生母子間的互動變化，以及因應歷程的知覺。研究採取敘說研究之「整體－內容」方式進行資料分析，關注時間、地點，以及人與社會等三個向度，整理詮釋一位具有獨生子，並曾從事寄養服務工作的母親經驗面貌。寄養兒童被安置到獨生子女的寄養家庭時，不僅改變整個家庭系統，並擴張原本的關係變數。研究者先整理系統各成員在決定成為寄養家庭時的角色與互動面貌，作為理解原生母子次系統的起點。其次，分析母子次系統的衝擊，包括「圍城般的困頓」、「擴展距離的起風」、「驚濤駭浪的揚帆」、「暴雨小浪接踵而至」、「風雨後的驚蟄」與「各就各位的航行」等六個階段，以及「束縛與黏膩」、「擔憂與享樂」、「震驚不斷的生活戰場」、「愛與資源的爭戰」、「情感紛亂又掙扎」、「尋回漸逝的信任」與「重構親子關係」等主題意義內涵；並歸納母子間相互影響力量的消長變化情形。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應用在母子諮商、寄養服務，以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家庭寄養服務、敘說研究

## 壹、緒論

###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家庭系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由於婚姻、血緣或收養等關係所構成（楊連謙、董秀珠，1997），成為影響個體人格特質與發展的重要場域，也是兒童學習的首要社會環境。兒童與其他家庭成員的長期互動關係，是其他個體或系統無法取代的。因此在原生家庭失功能後，社會福利機構為協助兒童穩定成長及健全人格發展，家庭寄養成為兒少福利家外

\* 通訊作者：顏姿吟，台南市海安路三段 500 巷 17 號，e-mail：sonia@mail.hwai.edu.tw；06-2895377。

安置的一個重要性管道，以舒緩虐待事件造成的危機。

家庭系統除個體外，還包含夫妻、親子與手足等多元次系統。近年來台灣社會更出現少子化的浪潮，獨生子女家庭有愈漸增加的趨勢。在沒有其他養育子女經驗下，獨生子女享有父母全心的照顧。往往父母也將愛、重心與家庭資源全部放在孩子的身上，對其成長也有更多期望。親子互動，彼此雙向影響，父母影響子女，子女也影響父母（Baranowski, 1978; Bell, 1968; Sameroff, 1975），而構成了一種很特別、很複雜的人際關係。換句話說，獨生子女的核心家庭中，因為親子互動頻繁、偏重子女為中心，親子次系統成為家中重要的一環。而在親子互動中常是母親涉入較多，和家人有較密切的情感連結（Silverstein, Parrott, & Bengtson, 1995）。台灣華人女性更習慣將母職視為個人的責任，認為自己能否滿足孩子的需求關係著他未來的發展（潘淑滿，2005），由此可見現實中母子關係的密切。

當寄養兒童進入獨生子女家庭的新環境後，常有許多生活適應的問題，面對種種的適應與衝擊，例如這個新環境是短暫性的存在，寄養父母的身分認定，或發展新行事法則，甚至與新家庭成員的互動。而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存在「差序格局」的特性，以先賦（親緣身分）性與交往（情感）性兩維度來決定人際互動規則（楊宜音，2001）。寄養兒童缺乏先賦性，卻與寄養家庭的交往性高。他與寄養家庭成員發展出相對於他與有血緣家人之真實關係的「擬似關係」，也開啟了原本不存在的手足次系統。手足常會爭取來自於父母給予子代的資源分配（李美枝，1998），並在情緒或地位上競爭，產生「內隱情結」。加上寄養兒童內在「缺乏安全感」、「比較心理」，與「對原生家庭的依戀」等影響（潘錦陵，2008），形成寄養兒童與此家庭子女的擬似手足競爭。

寄養兒童改變寄養家庭的原有結構，讓系統失去先前的衡定狀態。擬似手足的衝突與互動更衝擊原生親子次系統，讓親子改變原有的溝通、規則與界限、運作歷程，朝向新局面演化。因此本研究以與子女有較多且較親近互動的母親為研究對象，目的在理解在寄養兒童進入後，母親涉入衝突事件背後的知覺。

綜合上述，本研究擬探究的問題包含：

1. 面對家庭衝突，原生母子對親子次系統衝擊的知覺差異為何？
2. 面對家庭衝突，原生母子次系統的衝擊歷程？
3. 面對家庭衝突，原生母子間相互影響力量的變化？

## 二、名詞解釋

1. 家庭寄養服務：當兒童及少年原生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父母無法或不宜教養子女時，提供有時限的家庭式照顧服務。本研究中家庭寄養服務是指雙親父母，且家中有獨生子女

之家庭所提供之替代性家庭照顧。

2. 擬似關係：相對應於寄養兒童與有血緣之家人的真實關係，他與寄養家庭成員間發展出之關係。在本研究中擬似關係包含擬似親子關係、擬似手足關係。

### 三、文獻探討

#### (一) 家庭系統的觀點

家庭系統思維源於 Bertalanffy 所提的一般系統理論，以其基本概念來描述家庭互動，著重家庭中的次系統、界限、階層性、整體性與穩定性（引自 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08）。它認為家庭系統是由許多安定的關係所組成的實體，其中最穩定的組織包含夫妻、親子與手足等多元次系統。次系統間以界限相隔，彼此互動由隱形的規則來決定（Dallos & Draper, 2005）。個體所屬的次系統不同，所賦予的責任義務不同，權力關係亦不同。換言之，規則支配了家人間的互動，建立了彼此的關係，形成家庭整體結構（Minuchin, 1974）。

華人家庭內部是為共生系，親子關係相互依存，具有「撫育－責任－回報」的特色（余德慧，1991）。父母撫育子女，必須為子女負起行為責任，而由撫育與責任二者合為情份與控制，子女的順從回報則是規範法則。當違背回報、撫育法則，與脫離依附、控制，以及不再為對方負責時，則造成共生系的失衡，並可能出現「親怨」、「子怨」或疏離等現象。

綜合上述，系統思維觀點引導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注意系統互動的變化，以及系統所展現的脈絡意義。台灣華人家庭系統以不言明之規範支配成員彼此的互動，因此本研究將以系統思維觀點，了解在寄養兒童進入後，此共生系中之原生母子的規則與互動轉變。

#### (二) 擬似手足次系統間的衝突與競爭

衝突是人際關係中的自然現象，兒童的手足衝突也很難避免。從社會生物學觀點，親代給予子代之資源分配上的限制是造成手足間競爭的主要根源（李美枝，1998）。此外，手足間的競爭也包含較勁的社會比較歷程、或因彼此不同的目標，與對方形成對立意見，進而發生衝突（Ross, Siddiqui, Ram, & Ward, 2004）。

Adler（1961）更指出，手足競爭會成為個體日後嫉妒的主因。原是唯我獨尊、擁有家中大量關懷、寵愛與所有資源的獨生子女，卻在寄養兒童進入後，開始需要分享或競爭，並要將權力寶座分給別人。所以他受到如同長子面對弟妹出生後其心理地位的變化衝擊。Adler 就指出，老大因為較小的孩子出生，而有被遺棄感。獨子也因為寄養童的到來，出現「被廢立王位」的遺棄感。若親生子女認為父母偏愛寄養兒童、自己不被尊重與關懷，再加上寄養兒童內在「缺乏安全感」、「比較心理」，與「對原生家庭的依戀」等影響（潘

錦陵，2008），擬似手足次系統會流露出手足競爭、嫉妒與敵意。

然而衝突不全是個人脫軌或失常的行為，更是家庭互動的一部份（Zuk & Zuk, 1989）。手足次系統的衝突牽動其他次系統變化，擴及整個家庭系統的失衡。從系統理論來看，家庭中的衝突事件常相互糾結在一起。因為家庭趨衡系統中的運作會受到一些有形或無形之獨特規則的支配，進而反映在家人特有的溝通方式、信念系統及權力與情感結構上（Robin & Foster, 1989）。在某個具支配或佔優勢的「系統力量」驅使下，成員間僵固的價值信念、互動模式、及家庭權力與情感結構三者環環相扣，形成一個穩固的共犯結構（葉光輝，1999）。一旦衝突事件發生後，此系統深層的支配力量就會在有形與無形中，僵化了成員的解決衝突方式，並反饋地再次強化這穩固的共犯結構，促成家庭內某些衝突一再重複發生。所以引發衝突的事件只是一個媒材，事件之間的互動關係才是癥結所在（林沈明瑩、陳登義、楊蓓，1998/1991）。因此本研究也將探討寄養兒童的進入，在擬似手足衝突事件背後的母子間互動關係。

### （三）寄養兒童加入後寄養家庭系統與母職之改變

父母的愛與處理手足衝突的經驗是孩子嫉妒的核心來源（Adler, 1961），其處理方式也會影響子女的發展（Piotrowski, 1999）。葉光輝（2004）以「分位」、「情感」，以及「慾欲」等三種情感內涵成分來敘述台灣華人家人的互動關係。台灣華人的親子關係不僅因「分位」與「慾欲」性內涵影響，壓抑了「情感」流露，也強化了親子間相對的權威差距。孩子幼小時，父母握有較多的資源與權利，負起撫育與導正子女觀念和行為的責任，而子女依賴父母而存活。因此親子關係多半不平等，並具有延續性與階層性，影響家庭系統的循環互動（黃聖桂，2003）。

寄養兒童被安置到獨生子女的寄養家庭時，通常處於缺乏先賦性，但卻有高交往性的環境下，更開啟了原本不存在的手足次系統。這不僅改變整個家庭系統，出現擬似親子、手足關係，擴張原本的關係變數。許多兒童也努力融入寄養家庭（Johnson, Yoken, & Voss, 1995），稱呼寄養父母為「爸爸」、「媽媽」（Anderson, 1999），並發展出一種相對於原生親子關係的擬似親子關係。這擬似親子在「情感」性成分上，期待將兒童視如己出；但在「分位」性成分上卻無親權之實。因而讓寄養父母在教養時有許多的牽絆、顧忌和矛盾，造成「慾欲」性成分上的差異。所以擬似親子關係是種無法明確界定的替代性關係（Kadushin, 1980）。

現實中母親與兒子在家庭生活中接觸互動頻繁，因為台灣華人女性將「男主外、女主內」的父權思維強烈深植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家庭內性別角色的分工，讓多數女性在家務

勞動上仍是主力，男性則扮演著配角。在日據時代家庭互動絕對遵守男尊女卑的關係型態，男性是主宰，而女性則是扮演「無我 (selfless)」的附屬角色。而現今台灣女性則注重與男性互相照顧的關係，除了彼此噓寒問暖之外，也在心靈與感情上有互相的交流；不只互相照顧，還適度保持彼此的空間 (劉殊利，2003)。亦即現今台灣女性的自我是一種喜歡和他人建立關係的自我 (connected self)、重視關係的自我 (relational self) (Jordan, Kaplan, Miller, Stiver, & Surrey, 1991)。

對許多女人而言，「為人妻」與「為人母」是角色扮演的分水嶺。結婚是女人角色改變的開始，女性學習自我犧牲；成為母親更是角色大翻轉的關鍵，更加速女性主體性的流失，讓其日常生活幾乎是以配合小孩的需求為主 (潘淑滿，2005)。母職是女性於生育和養育過程中的日常生活經驗 (Smart, 1996)，包含生育與養育兩個階段。生育是女性的天賦本能，是生物性母職；養育則是一種後天社會所規範的角色行為，稱為社會性母職 (Jaggar, 1983)。因此母職的概念常隨社會文化與時代變遷而改變。

然而寄養家庭母親不僅要將時間分給親生子女與寄養兒童，也需要在針對寄養兒童的教養方式上進行調適。Elvin-Nowak 與 Thomsson (2001) 發現，女性習慣將自己視為是滿足孩子日常生活的不可替代對象。不僅宋代母親從子女的嬰幼兒長至成人，都是無所不至的呵護愛念，並無時無刻的憂心，一刻也不得鬆懈 (徐秀芳，2001)。臺灣文學中母親也具有犧牲與奉獻的意象，總用偉大無私的愛護、照顧並牽引著孩子 (翟瑞青，2006)。好母親不僅是道德守門員，必須讓子女在社會當一個好居民 (Liamputtong, 2006)。台灣華人母親更習慣將母職視為個人的責任，認為自己能否滿足孩子的需求關係著他未來的發展 (潘淑滿，2005)。她在日常生活中，儘可能地滿足小孩在物質方面的需求，提供生活層面的適切照顧，並扮演支持與分享的角色。母親從懷孕時期開始，就持續有降低自我中心和增加責任感的趨勢；而且在子女出生後，除了增加與孩子的相處時間外，也極力對孩子付出愛與關心，並且嘗試從各種管道獲得教養子女的資訊，努力學習和成長 (Hoffman, 1978)。子女也與母親有更多的情感交流，親子關係密切。

華人親職的管教內涵包含管與教兩個層面 (Chao, 1994)。在華人社會中，人際和諧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價值。因此母親認為孩子間的衝突會破壞感情，而不希望衝突的發生 (Piotrowski, 1999)。所以當孩子間出現衝突時，母親除在「管」的層面出現阻止外，並要教導「道理」 (王琳，2008)。因為對子女的擔憂和期望，她甚至可以強迫自己將對子女的愛完全隱藏，用看似相反的行為，例如生氣或懲罰等行為來管教子女。此外，當疑似手足間發生競爭與衝突時，寄養家庭母親除依據自己對手足衝突之看法來處理，展現出隱含的信念 (Perozynski & Kramer, 1999)，更在面對寄養兒童時產生「自己人／外人」的掙扎。

不過解決衝突必須改變現有的規則或關係、各種互動方式，以及溝通品質（Weber, 1992）。寄養過程中親子間相互影響，前次的互動經驗也會影響雙方下一步的行為。這顯示出研究寄養議題需加入系統與動態概念。但系統性的工作不是指要對幾個人工作，而是工作時要有系統理論的架構（Jenkins & Asen, 1992）。從一個人的觀點開始，透過相關問題的循環問法逐步擴展他人對同一情形的看法，以及自身與他人對此情境的關係，揭示相互影響的脈絡。所以本研究將透過對相關問題的不同角度，形塑母子對親子次系統衝擊的感受，以及衝擊的歷程。

## 貳、研究方法

### 一、選擇敘說研究的理由

過去的經驗會被保留在長期記憶中的，通常是對個人有意義、而且是有組織的故事（翁開誠，1997）。研究者相信人類的知識與真實是不斷逼進真相所建構出來，受訪者敘說的經驗必定是有意義且有組織的故事。透過「故事」的形式，個體重現並整理儲存的記憶，流露出隱藏的情緒、意義價值和需求，個人的生活經驗更有完整的脈絡。因為寄養兒童的加入，寄養家庭系統成員從各自的心理系統出發，在系統與次系統中相遇，並彼此影響互動過程。本研究目的不在蒐集事實，而是以受訪者為本位，並從事件發生的場景與社會文化脈絡，深入理解母親的主觀經驗與其背後的意義，以及母子間的互動圖像。所以惟有研究者貼近敘說者所述說的故事、同理、投入，並開放地體會說者的世界，才能對他的經歷有所認識。透過受訪者的敘說，讓受訪者與研究者都可以了解她在擔任寄養家庭母親對衝突的知覺與衝擊歷程。亦即研究者必須進入寄養家庭母親的「人—情境—脈絡」中，透過深度訪談聆聽故事，收集其行為、認知和情感內涵等相關資料，才能增加對寄養母子次系統變化的理解。

訪談提供參與者敘說對自己過去生活中角色、任務的認定與實踐，以及經歷拉扯感受的解釋。故事本身更是一種社會建構，建構研究參與者與其所置身的文化脈絡。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無法是個全然超脫的現象觀察者。因為訪談不只是訪談，而是研究者與受訪者的對話，是一種交談行動（Mishler, 1986）。當寄養母親敘說發生了什麼的時候，對此母子次系統連結關係的理解與詮釋、生活經驗的意義，與事件背後的脈絡都得以呈現（Overcash, 2004）。因此敘說是了解個人內在世界最重要、以及最清楚的管道之一（Lieblich, Zilber, & Tuval-Mashiach, 2008）。研究者在訪談對話中傾聽，且和寄養家庭母親建立合

作、平等的關係，在安全氛圍中用同理、摘要、澄清等溝通技巧，並主動提問，促發參與者加大對話的廣度與深度。研究者在與受訪者互動的敘說中，以故事做為主要的理解和經驗呈現，產生視域共融的理解，冀期架構出一個寄養母親的經驗面貌。

## 二、研究者的準備

### (一) 研究方法學

本研究旨在關注寄養母親對母子次系統的互動狀態與內在感受等觀點。但研究者永遠無法對家庭完全、真切的了解，人類的知識與真實是不斷逼進真相所建構出來 (Pinsof & Lebow, 2005)。因此研究者以建構、整合與歷程的思考方式，在進行本研究前研讀敘說取向的方法學及論文，了解「不知」在互為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並在訪談過程中維持「好奇」的態度。

### (二) 對寄養家庭經驗的準備與省思

在敘說研究中，研究者是研究中的一部份，不可能表現出一個完美、理想、道德化的自我 (Clandinin & Connelly, 2000)。但為使敘說分析能反應研究的「核心問題」，找出關鍵性的核心敘說主題，並建立起有意義的文本，因此研究者需常省思與覺察自己的預設立場，避免個人價值與其生活經驗對研究對象有過度的涉入和引導。以下是研究者對於訪談寄養家庭母親的準備與省思：

1. 對研究的準備：本研究為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於研究所期間修習過諮商理論研究、家庭婚姻研究、諮商技術與實務見習、諮商歷程分析、團體歷程分析，與諮商研究方法論等相關課程。

2. 對寄養家庭的理解：研究者在研究所碩士班期間曾修習過發展心理學研究、遊戲治療研究等相關課程，並在督導下進行為期一年的兒童遊戲治療，期間接觸過兒童個案。而在進行本研究之前，更研讀寄養家庭相關論文與書籍。基於這樣的經驗與準備，了解寄養兒童複雜情緒，具備親子諮商的知能，有助於訪談過程中理解與陪伴寄養母親的能力。

3. 對為人妻子與母親的理解：研究者經歷妻子與母親等生涯角色，並在研究所過程中，學習探索自己對家人的情感，覺察並處理自己感受所帶來的影響。研究者了解台灣華人文化脈絡下身為妻子與母親的幸福、責任與難處，以及面對家庭各次系統間矛盾與衝突時的掙扎。並在這些經驗以及澄清後，了解家庭系統中各角色的多元觀點及可能影響，學習接納差異、省思自己的態度。這些理解與省思將有助於處理在訪談中引發的情緒、自我投射與界限等問題的影響。

### 三、研究參與者

####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一位具有十年從事寄養服務工作經驗的母親，目前已結束寄養服務工作。研究者初始是在寄養服務機構，接觸到她。研究對象從親生兒子五歲時開始擔負起寄養服務工作，接納寄養兒童在家中撫育。在擔任寄養媽媽五年後，覺察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前往進修幼保相關的二技課程，以及寄養服務機構開設的父母成長課程。這十年寄養母親生活中她接受過十多位寄養兒童，其中有位兒童寄養時間連續四年之久。她的個性開朗積極，並且願意回顧與分享自己擔任寄養家庭母親的經驗，也進而成為研究資料之檢核者。在本文中以假名「瑩雲」稱之。

#### (二) 研究者

研究者擔負起本研究的訪談者、資料謄寫者、資料分析者、與詮釋者等不同角色。從這些角色的扮演中，不僅能與研究對象建立信任關係，促進對研究對象的同理了解，也有助於聆聽錄音和謄寫逐字稿時的真實與完整性。之後研究者來回穿梭於文本，反覆體會、理解、閱讀、分析、詮釋寄養母親之經驗建構，以真實呈現出研究對象的主觀觀點。

#### (三) 研究小組

為增進此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減少主觀偏見的發生，研究者與四位諮商所博士班學生組成研究小組，每二週聚會一次，每次討論時間長短不限制。小組成員皆具有質性研究的經驗，其中更有一人的研究方法也是敘事研究。Lieblish 等人提出研究小組對於研究進行的重要性，可以提供支持、延續研究興趣、增進訪談技巧、對訪談主題進行切磋討論，及助益資料的分析與解讀。因此本研究從一次次的小組討論中，增進自己多元的思考方向，看見研究過程中的盲點，並釐清目標與方向（引自吳芝儀，2008/1998）。

### 四、研究步驟

#### (一) 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 Clandinin 與 Connelly (2000) 之三度敘說研究的概念，關注時間、地點，以及人與社會等三個向度。

1. 時間向度：以三個明顯且重要的時間為切點，包含寄養前階段、寄養期間、寄養結束階段。在每個階段中列出與研究主題有關之訪談綱要，藉此擬出訪談大綱，以作為引導之用。

2. 地點向度：訪談中所涉及的地點以寄養家庭為主要場景，但也可能因受訪者的敘說

內容，出現與研究對象生活經驗相關的地方，如學校或社區等場域。

3. 人與社會向度：利用訪談大綱，並採取半結構式訪談，營造信任與主動敘說的氛圍，開放且互為主體的尊重，跟隨並鼓勵受訪者自由敘說，不過分主導，以期蒐集受訪者更多、更詳細的經驗和感受。

訪談焦點注重寄養家庭母親對母子次系統的互動狀態、內在感受，與外在環境的相關觀點。進行時依循受訪者的敘說內容，將個人訊息提升到互動關係訊息，探問「那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發生了什麼事？」「你可以多說一點嗎？」「當時你在做（想）什麼？你的孩子在做（想）什麼？」「這件事似乎讓你印象深刻，對你來說，這種經驗像什麼？」

## （二）訪談程序

1. 邀請寄養家庭母親，並讓其了解研究目的。
2. 簽署訪談同意書，並讓受訪者了解，即使簽署同意書後，研究者仍完全尊重其決定，可以隨時提出疑惑與擔心、或拒絕研究。
3. 所有訪談均在受訪者熟悉、且隱密、安靜、不受干擾的場所進行。研究者依照約定時間、地點，採半結構方式，以訪談大綱為架構進行訪談。訪談時研究者先讓彼此熟絡，在受訪者打開話匣子後，再將話題導入正題，陳述與研究問題相關的經驗，但不設定受訪者的回答內容。

## 五、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採敘說分析之「整體－內容」方式進行資料分析，不僅著重於生命故事的脈絡與內容，也將文本的片段置於整體脈絡來理解故事意義，關注母子次系統的共建歷程。並透過文本資料的反覆閱讀與分析，辨認出故事中不同的主題。其分析步驟如下：

###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訪談受訪者三次。訪談不設限於訪談大綱的內容，以期讓受訪者有更大的敘說空間。此外，研究者積極與受訪者建立信任關係，在訪談過程中並持尊重、誠實、中立與開放的態度，使訪談內容更真實。若在訪談過程中覺察受訪者對某些主題特別關切時，亦會主動深入進行探究。研究者在一週內將訪談錄音帶整理成逐字稿，重新檢視訪談內容，若有不足或不清楚的地方，將在下次訪談中提出。逐字稿編號 S 代表受訪者，R 代表研究者，以 S2-020 為例，「2」代表第二次訪談。「020」代表第 20 句。同時研究者也於訪談結束後，立即整理自己的思緒與心得感受，並紀錄自己在訪談過程中之重要訊息、及自我覺察與省思於訪談札記中，作為資料分析之參考。

## (二) 替代文本

以顏色底線標示出逐字稿上與研究有關的內容，剔除無關的內容。但為避免故事脈絡的遺漏，篩選標準比較寬廣。在母親述說之資料裡，敘說者以「我」為主詞，她指涉的人物相對於「我」之對照面，呈現出自己與兒子的不同角度，因而產生兩種文本，揭示相互影響的脈絡。文本並以受訪者之語彙來書寫受訪者的故事，進入受訪者的視框中，讓自己在心境上保有與受訪者同在的狀態。

表一 瑩雲之替代文本範例

編碼	逐字稿內容
R2-020	那所以○○（寄養童）這樣子過來以後，如果說他本來是這麼黏你的小孩，可是現在多了一個小孩子進來，他有一些什麼樣子的反應嗎？
S2-020	<u>就是搶玩具的時候，然後他會說：「你比較疼他。」</u> 他會跟我說：「媽媽，為什麼你們不打○○，都打我？」 <u>「你為什麼不打他？他也這樣。你為什麼不打他？」</u> 他也說過：「什麼都是○○（寄養童）比較好，媽媽，你偏心，你都不愛我了」我後來就慢慢調整，「好！媽媽也不打你，可是要一起接受處罰。」以後就連坐法，倆個一起罰站。
R2-021	這樣子的話，譬如說你們家小朋友說：「為什麼○○可以？然後你都不打他，然後你就打我！」他那時候對你會有什麼？除了哭、抱怨以外？還會有一些什麼樣的...
S2-021	情緒啊，會有一點情緒，會拗！你就會看到孩子...其實那時候媽媽的心情是很難過的。因為沒有辦法公平對待啊！因為他是我兒子，他沒有辦法看到我心裡那一部份。我心裡其實我最愛的是我兒子，我最疼的是我兒子。可是對寄養童，我們就會有一種好像是我的工作，那是我的工作、我的職責。就是我必須去教育他去那個...反而我對我兒子，情緒比較多，兒子對我的情緒也比較多。我們對寄養童屬於理性，對兒子是屬於那種情感、情緒那種攪在一起那樣。不一樣喔，不一樣的東西。
S2-022	我在看我以前的那個...我就會發現說譬如說在處罰我兒子，我會真的打他，可是對寄養童，我們幾乎是不大...不敢打，可以說是「不敢打」，可以罰站我們會讓他罰站，其實我們氣的要命，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我們後面還有還有一些責任跟壓力，所以造成說我們不敢，反而氣都出在兒子身上，所以那時候兒子我就...像那時候在翻那些東西，我就覺得我兒子好可憐。...
S2-023	...我們知道這孩子不是我們的，自己的孩子跟不是自己的孩子不一樣喔，你在管教上面是不一樣的，然後我兒子就時常唸「不公平！為什麼只打我，沒有打他？」有時候會這樣。

### (三) 「整體－內容」分析

著重於生命故事的脈絡與內容，也將文本的片段置於整體脈絡來理解故事意義。並透過文本資料的反覆閱讀與分析，辨認出故事中不同的主題。

#### 1. 整理出研究參與者初始與整體印象

研究者反覆閱讀替代文本、訪談日誌與研究札記，形成對研究參與者的整體印象。並從文本中注意一般印象中的矛盾、例外之處，一起整理出對參與研究者的初始與整體印象。

#### 2. 決定內容的特殊焦點或主題

從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的發展與結束中，找出在敘說中一再重複的主題，以決定內容的特殊焦點或主題。

#### 3. 標示不同主題

以色標標示出故事中不同的主題，再從主題內容中，找出研究參與者行為背後的意義。

表二 瑩雲之歸納主題範例

替代文本內容	內容主題
在搶玩具的時候，他就會說：「媽媽，你比較疼他！你為什麼不打他，都打我？」他也說過：「什麼都是○○（寄養童）比較好，媽媽，你偏心，你都不愛我了」他會覺得不公平，認為我對別人比較好！	兒子覺得媽媽不公平，對○○比較好

#### 4. 確認分析結果

從上述的不同主題中，反覆確認主題開始與結束的時間。並關注主題間的轉移、關聯性，以及與主要情節產生矛盾的內容、心境、敘事者的評價，以確認分析結果。

### (四) 建構母子互動文本

為呈現母子次系統雙方互動的面貌，以對照方式陳列母親與兒子等資料，顯現彼此觀點的差異，並營造親子共構的氛圍。此外，也加入研究者的理解，進一步統整歸納，以獲得對受訪者之原生母子次系統整體交互建構面貌的理解。

### (五) 訪談內容之檢核

本研究將邀請受訪者檢核「文本」之資料內容與實際經驗的符合程度，求達受訪者的認可。

## 六、研究的可信任性

### (一) 說服力指標

本研究為提升說服力，奠定整體研究工作的正當性與真誠度，因而詳細說明資料來源、與資料轉錄等相關處理過程。

### (二) 實用性與可靠性指標

本研究針對(1)受訪者的相關背景資料與研究者描述關係脈絡詳細的程度；(2)轉錄過程的條理；(3)再次複製分析步驟的實行程度；(4)詮釋依據與過程的明確度；(5)研究者對受訪資料詮釋的範圍程度；以及(6)讀者能理解研究者特殊歷程的程度等方面，與研究小組進行檢核，以提升資料分析與詮釋上的有效性。

### (三) 符合度指標

本研究邀請研究對象進行符合度評估。首先研究者先邀請研究對象評估「文本」的符合程度，分成「很不符合」、「不符合」、「普通」、「符合」以及「很符合」等五向度。在受訪者評估內容均達「符合」以上之認可後，研究者再邀請研究小組對照文本，了解研究者所刪除或保留的敘說內容是否忠實呈現受訪者的敘說內容與脈絡，以及對母子次系統理解程度的影響，以增加本研究的有效度。

## 參、研究結果

### 一、開始「寄養家庭旅程」的系統背景

Zuk (1988) 以及 Zuk 與 Zuk (1989) 指出，次系統中的衝擊會波及整個系統，因此需要從衝擊中找到系統的互動架構。所以本研究整理在決定寄養家庭時各成員之角色與互動面貌，作為理解原生親子次系統衝擊歷程的起點(表三)。

表三 瑩雲之家庭系統背景

成員角色			構配方式	互動序列	原生 親子 互動
母親	兒子	父親			
主要照顧者 關係維繫者 家務執行者	關注的焦點 行為的中心	母親的好助手 孩子的好玩伴	僵化的角色行為 1. 親子次系統 兒子：關係索求者 母親：關係維繫者 2. 夫妻次系統 母親：主要照顧者 父親：太太的幫手	以兒子的發展 為導航 母親為掌舵者 來去自如的父 親	負向的 連鎖反 應

加入寄養家庭行列的想法是由瑩雲提出的。瑩雲說「我的個性很強，不但不能讓人家講，而且一旦決定了就會去行動。」因為她發現身為獨子的兒子「家中什麼都是他的，不懂得分享，很霸道；然後老師說在學校好像自閉症，不跟人家講話。」為了讓兒子有個伴，學會與人分享，所以瑩雲向先生提出這個想法。瑩雲也以禮物、友伴利誘，說服兒子接受家中會有個小朋友來陪他玩。因此可以看出獨生子女的核心家庭中對兒子的重視。兒子是家中關注之焦點，也是成員行為互動的中心。

因為太太的強勢，先生在夫妻次系統扮演支持的角色，是「家裡事都依太太，太太決定了，就OK！」他發現聽太太的話以後，事情會很順利，因為接下來太太就會全力配合。在親子次系統中他會去教導孩子，但是以「抱來玩」、「跟兒子講社會上的一些現象，給他大方向」的方式演出，所以先生在夫妻或親子次系統中都屬於陪伴支持的角色，在此衝擊歷程中雖未直接涉入，也在價值信念、互動模式、及家庭權力與情感結構中有所影響，因此可視為一「隱性」的共犯結構。

媽媽瑩雲肩負起家中大小家務的擔子，也建立起兒子「什麼都找媽媽」的氛圍。這支持了台灣華人家庭內性別角色分工的現象，女性是家務勞動上的主力。瑩雲說「我跟我兒子很親密，那個親密是我們可以談心。但孩子他的心事是找媽媽談，不是找爸爸談！他跟爸爸有一種距離。」也因這樣的親密距離，讓媽媽成為兒子情緒與需求的宣洩對象，並是親子衝突的主要對象，因而感受到沉重的壓力。所以瑩雲在這系統中扮演家務執行者、主要照顧者以及關係維繫者的角色。

## 二、對瑩雲母子次系統的整體印象—愛與獨立的追尋

在決定加入寄養家庭的行列後，瑩雲的母子次系統可以看到母子雙方各自的考慮、以及注目的焦點不同。因為這樣的差異衝擊了母子間的情感與行為表現，讓母子關係埋下變化的因子。然而這過程母子間「依黏關係」是支配此次系統的優勢力量。母親負起撫育的責任，並對兒子產生感情與控制的行為方式，及建構出以兒子為中心的權力與情感結構。加上華人母親管教信念的影響，此系統中的價值信念、互動模式，以及權力與情感結構成一個穩固且特有的共犯結構。這衍生出母子間的衝突，並約束彼此解決衝突的方式。換話說，「依黏關係」促成瑩雲加入寄養家庭的決定，展開一段追尋愛與獨立的旅程。瑩雲之母子次系統的衝擊可分為「圍城般的困頓」、「擴展距離的起風」、「驚濤駭浪的揚帆」、「暴雨小浪接踵而至」、「風雨後的驚蟄」以及「各就各位的航行」等六個階段分別說明。

這段寄養家庭生活的開展是從瑩雲面對來自獨生兒子的依賴與索求，感受到自己猶如坐困於愁城一般。雖然瑩雲心中有幫助弱勢兒童的想法，但母子關係黏膩糾結所帶來的沉重壓力，也是她決定帶寄養兒童的原因。因為人們反而容易在重要、親密的關係中感受到衝突經驗。尤其當兩人相互依賴的程度增加時，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也相對增加（Braiker & Kelley, 1979）。因此在瑩雲敘說的第一個階段，可見母親在甜蜜與負擔間的擺盪，進而做出「擴展距離」的決定。瑩雲期望的是一方面讓兒子學習分享、與人互動，並且另一方面也能讓自己有個喘息的停靠站。因此瑩雲以禮物、友伴利誘，終於說服兒子接受家中會有個小朋友來陪他玩。此時兒子關注的焦點是在玩具、同伴，以及母親的態度上。

然而在各自不同的期待下，寄養童的加入改變了系統的狀態，讓母子次系統進入了「驚滔駭浪」的階段。寄養兒童以大聲哭鬧的方式到來，給瑩雲一個很大的震撼，她從來沒料到寄養童的特質是如此的不同。而有寄養童的生活也超乎兒子原先預期的想像，寄養童的行為、身上的味道，都讓他害怕、排斥與抗拒。

為因應家庭系統的改變，瑩雲負起照顧寄養兒童的責任。加上社會眼光的壓力，瑩雲不僅將原本專屬於兒子的時間分給寄養兒童，更採取要求公平的強硬管教態度，希望盡快能回復平衡狀態。這支持了華人母職信念—母親能否滿足孩子的需求關係著他未來的發展（潘淑滿，2005），以及管教內涵中的「管」與「教」兩個層面（Chao, 1994）。相對的，兒子感到自己獨尊地位突然失去，又面對擬似手足的競爭，以及母親關愛的減少，他心裡是不舒服的。他表面上無法反抗母親的強力要求，只好暗地裡以一些小動作來修理寄養童。所以雖然瑩雲極力維持規律的家庭運作，然而擬似手足的衝突仍一再發生。這階段因寄養兒童加入而產生的衝擊，讓兩人彼此的情感凝聚變成分離狀態，各做自己的事，建構出一

種「暫離」的關係。

第五階段的推移起始於兒子的一句「媽媽，其實我很恨你！」。因為寄養兒童對兒子的污陷，讓兒子蒙受了黑鍋。兒子宣洩自己的不滿，讓瑩雲感到錯愕、震驚與心痛，因而對「成為寄養家庭」的決定感到掙扎與懷疑。

為解決這樣的衝擊，瑩雲開始尋求家庭系統外的奧援。她去學校進修，也參加一些福利機構所提供的父母成長課程。以家庭系統觀點，系統外部出現一新的重要外力時，也會改變系統內的運作歷程（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08）。瑩雲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與態度，學習如何尊重孩子、跟孩子相處。她練習穩定自己的狀態、並維護兒子在家中的老大地位、給予他愛的保證以及兩人獨處的時間。兒子在母親的行為中了解自己的權力地位，也漸漸地發展出與寄養童分享的能力。因此這階段中兩人的情感恢復連結，彼此也能面對寄養兒童所帶來的負擔與快樂。

### 三、瑩雲的母子次系統之衝擊歷程及研究者的理解與詮釋

研究者反覆閱讀逐字稿，並多次聆聽錄音內容，以理解瑩雲眼中所見之母子次系統的互動脈絡。研究者深信，個體對事物的詮釋是存在於特定網絡之中。他對親子互動的看待必定與重要關係人和他的對話有關，受家庭互動經驗的影響。因此在文本的呈現中，以母親、兒子的方式交互呈現不同個體的觀點，從中經過研究者的理解與詮釋，歸納出瑩雲之母子次系統面對衝擊歷程的主題意義內涵。

#### （一）主題一：束縛與黏膩

##### 1. 母親看自己：親子束縛網綁住好勝獨立的靈魂

從小我是獨來獨往的，不會照顧弟弟妹妹，也不管家裡，卻是到處跑、騎著腳踏車到同學家吃飯的那種人。我的個性很強，有股叛逆在，一旦我決定的事情就會去行動。長大之後我自己一個人跑到台北，也因所讀的科系需要獨立作業，所以那時候不大能跟人合作。甚至我在婚後沒生小孩的前兩年，我還選擇讀書，自己去學校住了一年…可是我兒子的個性很拗，他知道我是他媽媽，當他的情緒一來，就把情緒發洩在我身上。我婆婆也說過：「這孩子怎麼專門在整你？」我覺得我無法招架他、對他沒輒。有時候我只想做我自己，不想當他的媽媽…

##### 2. 母親看兒子：從他一進門就是一股很強大的壓力

可是我兒子從小就是個磨娘精。他在我出去後會變得很乖，他出去也一樣很乖，

就隨便人家的。但一回到家他那個情緒都回來，發洩在我身上。他屬於那種會情緒勒索的那種孩子，不管我做什麼，只要他情緒不好，不管我做什麼、怎麼樣都不對。他講話又很厲害，他只要隨便一講，就把我堵死了。他根本就覺得，我可以讓他安全發洩情緒。所以我的孩子對我是壓力，從他一進門我看到的不是我兒子，是一股很強大的壓力，就是很沉重的壓力。

### 3. 母親看自己：無敵女金剛

我覺得媽媽的角色就是什麼都要處理好，什麼都幫他做好，然後他只要唸書就好了。我日子一天過一天，做事好像拼命三郎，生活上忙碌的不得了。除了照顧小孩以外，家裡什麼要打點、要修的，或是公公婆婆那邊有什麼事情，我都是自己來，就變成「很能幹的媳婦兒、老婆和媽媽」那種角色，什麼都扛起來做。

### 4. 母親看兒子：他吃定我，吃得死死的…

他是屬於比較內向被動的孩子，個性也拗。有時候我叫兒子來幫忙，他也不願意。這是我從小就把他慣壞嗎？但好像也沒有那個機會讓他去幫忙做家事。他就像是吃定媽媽了，吃得死死的。

### 5. 母親看自己：我想逃

一看到兒子，我就有壓力，感覺他好煩人。那煩是我無法承受的，我只要逃。我想逃避，因為我不知道要如何跟他相處，我指在他情緒來的時候，因為他是一個會情緒勒索的孩子。他就是拗，我怎麼做都不對，到最後常常是自己被氣到，對著空氣、翻白眼、吐大氣…

### 6. 研究者的理解：媽媽與兒子間的依黏關係

「為人母」是母親角色扮演的分水嶺，讓母親的主體性流失，日常生活幾乎開始以配合小孩的需求為主。擁有獨立叛逆靈魂的媽媽在結婚生子後，除了照顧兒子外，她還要面對公婆、先生，以及家務。她的生活所呈現出的就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由於料理家務與照顧孩子的主內角色，家中形成「什麼都找媽媽」的氛圍。母親成為家務勞動上的主力，並視母職為自己個人的責任。她將自我鎖封在孩子身上，沒有自我地以兒子為重心，事事為兒子擔心，相對地自己也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這樣的母親形象我不禁想到魯迅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引自范銘如，2006）。」母親不論在外面多麼強硬，都會投降在兒子面前。一幅不辭辛苦地拉拔孩子、為其形奔勞神的母親模樣，就躍在

眼前。

而兒子對母親的情感依附是在彼此間親密且密集的互動中上演。他透過依附行為尋求依附對象－母親的照護。兒子在外面安靜客氣，回家後卻把這些情緒全發洩在母親身上。母親雖然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堡壘，但兩人的關係像是重疊的圓，彼此融合，卻界限模糊。兩人相互依賴的程度增加，衝突發生也相對增加。

## （二）主題二：擔憂與享樂

### 1. 母親看自己：擔憂兒子，心疼兒子

我很愛我的兒子，但是我能去欣賞他的部份比較少，擔憂的部分非常大。像他小的時候，老師說在學校好像自閉症，然後不跟人家講話。我就很慌，想說：「完了！這孩子是怎樣？」那為了他，我會願意做很多的事情，像進入家長委員會、去學校講故事、協助老師，或去賄賂他的同學，讓老師同學特別照顧他，那些我都會去做。我就是捨不得他。

### 2. 母親看兒子：他很霸道，不會分享

他獨子的個性已經出來了，他孤癖自閉、很霸道，不懂得分享，什麼都是他的。他會說：「那是我的東西ㄟ！為什麼我要分給他們玩？那是我的！」

### 3. 母親看自己：逃離兒子，找個伴來陪伴兒子

我會開始擔任寄養家庭母親，一方面是因為九二一大地震的發生，讓我非常難過，引發我想要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幫助別人的念頭。另外，我也想讓我的獨生兒子有個伴。因為我兒子在外面很安靜，靜到連老師都懷疑他自閉，而且他不懂得分享。所以除了我想照顧這些孩子外，我也想給他找個伴。

### 4. 研究者的理解：相互抑制的母子角色與功能

從母親的知覺中，研究者一再發現母親對兒子掛念的種種百轉千迴。母親在抱怨中包裹著對兒子的期待，希望兒子表現剛強、不黏人、能與小朋友相處互動，學會分享等。此外也出現母親在愛孩子背後的憂慮與困惑，擔心孩子的將來。母親對兒子是無所不至的呵護愛念，並無時無刻的憂心，一刻也不得鬆懈。然而兒子則是盡享身為獨生子的權利，快樂地接受母親持續且無微不至的照顧。他是母親關心的焦點，從小就習慣一個人享有全部的資源，也不擔心會有其他手足分散母親對他的關懷。擁有與獨占讓兒子的圖像是一幅享樂的畫面。

母子彼此在各自的知覺中凝望對方，一邊是母對子的愛與擔憂，另一邊是子對母的依附與索求，母子之間的拉扯於是產生。母親憂慮和困惑所帶來的重量實在令人難以承受，這讓母親很想靠近兒子，又覺得負擔沉重，而形成母子「逃離者-追尋者」的互動形態。「依黏關係」是支配此原生家庭的系統優勢力量。因此母親選擇建構一種新的互動模式，讓擬似子女的進入，拉開彼此黏結的關係。

### （三）主題三：震驚不斷的生活戰場

#### 1. 母親看自己：天啊！我快瘋了！

當初我一方面想幫助那些孩子，一方面是給兒子有個伴。但結果竟然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的時候。第一個寄養童來的時候，我記得我第一個動作就是關窗，怕吵到鄰居。他全身髒兮兮、又賴在地上，哭得好大聲，像殺豬一樣。後來就連要幫他洗澡，他都很抗拒，像是我要扒他皮一樣，用全身的力氣賴在地上！啊！我都快瘋了！第一天我就想「可不可以退貨？」實在太恐怖了！

#### 2. 母親看兒子：既害怕又討厭

一開始我兒子有一點怕他，也有一點排擠他，因為他沒學會控制自己的大小便。我兒子就會說：「媽媽，他好臭喔！」

#### 3. 母親看自己：為了寶貝全力以赴地教導

因為寄養童是來作伴的，所以我會把進來我們家的孩子調教得很好，不想要我孩子被影響到。我很嚴格地教，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教他講話，錯了就重來，講到對為止！像軍事教育一樣，按照課表規律地生活，規定幾點做什麼、幾點做什麼，嚴厲、嚴格地執行。

#### 4. 母親看擬似手足：競爭又親密

有時他會和寄養兒童一起行動，就像共同作戰一樣對抗我的管教，彼此共患難！比如說看到我進來，他們就互相提醒說：「來了！來了！進來了！」在沒有狀況下，他們也可以一起玩。但是有時候兒子就會耍脾氣，會競爭，比如在搶玩具的時候，他就會說：「你怎麼拿我的東西？我講話你有沒有聽到？你怎麼拿我的東西？那是我的！」然後也會私底下偷偷去揍他！

## 5. 母親看自己：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段時間其實我蠻痛苦的，我不知道要怎麼帶孩子！那我也會去看一些親子教育的書，可是看跟做不一樣啊！看是理論的嘛，不大一樣，那過程很辛苦…

## 6. 研究者的理解：母子繼續跳著僵化的舞步

此系統呈現出在母子間「依黏關係」的優勢支配力量下，母親負起撫育與責任，這二者合而為對兒子的感情與控制，也建構出以兒子為中心的權力與情感結構。所以此系統不但衍生出母子間的衝突，並約束母子對衝突的解決方式。對此系統來說，家庭處於一個趨衡的互動中，寄養兒童本是外人，如今他的加入，帶來了讓寄養家庭之原生母子都意想不到的混亂。母親感到訝異，萌生退意，也讓兒子無法適應這樣的生活轉變，使原來系統的平衡受到威脅。為儘速回復家庭系統的平衡，家庭成員嘗試著回復原先的穩定環境，但母子雙方所採取的仍是原來的互動序列，母親「逃離」到對寄養兒童的管教之中，但仍以「管」與「教」的僵化管教方式；兒子則繼續以原來的行為模式，耍脾氣、爭取，努力追尋自己的權利與資源。母子各自行動對應著系統的變化。

### （四）主題四：愛與資源的爭戰

#### 1. 母親看兒子：捍衛自己的地盤與資源

他私底下會有一些小動作，比如故意挑別、捏啊或幹嘛。玩具也不讓寄養童玩！所有他的東西都是他的，玩具也都是他的，什麼都不給玩！只要寄養童玩，那就完蛋了，他就修理他（寄養童）！「那是我的ㄟ，為什麼我要分給他玩？那是我的！」那我抱寄養童時，他也會不開心。我覺得他是要競爭，不要有人佔著我這樣子。

#### 2. 母親看自己：社會的眼光框住我

但我是寄養媽媽，會有一些責任跟壓力，因為這些寄養孩子是 OO（辦理寄養服務之機構）給我的，後面還有一個政府社會局。加上我時常看到虐童事件，如果我打了小孩，寄養家庭會被冠上標籤。我不想這樣子出名，也不要那種負面的東西來傷害這個寄養體系。比如在管教上就算氣的要命喔，我不敢嚴厲的打或是什麼的，我自己的兒子我會喔。雖然我打我的兒子，但我是全心全意的去愛他，去保護他。這些孩子我也會去保護，但是我愛他的心絕對不像愛我兒子那樣子，不一樣！真的不一樣！我今天對他怎樣，搞不好他出去外面亂講，這是我擔憂的地方。我沒有對他怎麼樣，他就亂講。所以對這些孩子我有一層防衛的心，真的是

一層防衛啊！在這個時候心的距離就會有一點遠了。我內心有很多東西被一些世俗的條規限制住了，造成我對寄養孩子內心情感部分不敢放出來。所以我雖會擔憂寄養童的行為，但也會顧慮到鄰居的眼光，我覺得榮譽是很重要的。

### 3. 母親看兒子：不公平、不公平

在搶玩具的時候，他就會說：「媽媽，你比較疼他！你為什麼不打他，都打我？」他也說過：「什麼都是 OO（寄養童）比較好，媽媽，你偏心，你都不愛我了…」他會覺得不公平，認為我對別人比較好！

### 4. 母親看自己：我是母親，聽我的

面對兒子的抱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可是我覺得我要一視同仁，不能為了坦護自己的孩子，就對寄養童做不公平的待遇。我只好用比較強勢、高壓的方式，把他壓過去。我告訴兒子說：「我是媽媽，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甚至我還以「媽媽要走人了」，威脅他要分享。

### 5. 研究者的理解：母子各以自己關注的焦點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衝擊

因為寄養童的到來，破壞了家庭系統原來的規則與資源分配，也進而影響整個家庭的運作與平衡狀態。然而母子雙方各自對此衝擊的覺知不同，關注的焦點也不同。對兒子來說，這像是王位保衛戰，需要努力捍衛自己的地位與資源。因為在突然之間，他失去了母親全然的關注，原本屬於他的尊榮都被另一個「外來」的小孩所奪走。雖然有時他能與疑似手足親密互動，但有時也難以平衡心情，這種資源分配結果不似以往的轉變讓他覺得生氣。他試著抗爭，向母親伺機反擊，嘗試尋回自己先前的地位與特權。

但母親的行動中一方面要平息疑似手足的戰役，另一方面也承受著社會評價的壓力，內外拉扯自己的心。所以瑩雲雖然心疼兒子，卻受自我角色、權責、外界眼光的框框下，只能表現強硬的態度，反擊兒子的抱怨與委屈，讓他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改變。瑩雲在這過程中展現傳統母職角色，盡心盡力養育照顧孩子，滿足食衣住行的需求，並妥善規劃他們的學習；此外，她也嚴厲地管教和責罰，希望孩子的言行舉止有所依循不踰矩。華人母親將愛潛藏在教化底層的表演無遺。

## （五）主題五：情感紛亂又掙扎

### 1. 母親看兒子：媽媽，你都說我不對

有時候，譬如說他對 OO（寄養童）作了一些比較過份的事情，我就會怒目相向。

然後他就會說：「你什麼都說我不對，什麼都在生氣我！」對！他時常說：「媽媽，你比較愛他們，比較不愛我，你都生氣我，你都生氣我。」。然後我就會把他壓過去，我就會更生氣。「你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我就比較講道理，說：「你本來就做不對。」那一陣子我們的感情比較不好，因為有別的孩子來做比較，他...覺得我對別人比較好，對他比較不好...

## 2. 母親看自己：護子心切難理性

有次一個過動兒來，把我兒子弄流血。我很生氣，真的打了他。我覺得我那時已經不理性了，忘記他是我的寄養童，而純粹是外面的小朋友來打我小孩的那種感覺。我就想「幹嘛去帶這些孩子來糟蹋我的孩子？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幹嘛沒事找事做？」

## 3. 母親看兒子：我恨妳，媽媽

有天他突然跟我說：「媽媽，其實我很恨妳ㄟ！」我一聽，就嚇到了！他就跟我敘述幾個月前的那件事情，就是寄養童把那個喝的水倒到房間地板上！當時我有問寄養童，寄養童卻說不是他們用的，是哥哥用的！而我兒子就恬恬(安靜)啊！所以他就被我打屁股。那他一直記恨，後來才跟我說：「媽，那不是我用的。」

## 4. 母親看自己：我震驚、很難過，也很徬徨

那件事情讓我很震撼，很挫折、有挫敗感。我難過自己被那兩個寄養童耍成這樣子！頓時之間我的內心打了結，心想「我帶這些孩子，是要讓我的孩子來恨我嗎？」

## 5. 母親看兒子：逮到機會來治妳

他好像就在逮機會。只要他逮到機會，就會一直唸我，那個脾氣也很拗。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兒子的情緒很多，好像一整天都在生氣！我叫他做什麼，他都不OK、不配合。我覺得這是他在修理我，我還是拿他很沒輒，那種感覺。

## 6. 母親看自己：我好掙扎

要處理小孩間的爭吵時，我就很掙扎！不能讓孩子知道我不公平，所以罰站要一起罰站，打屁股要一起打，但就是打自己小孩的時候會比較輕一點。有時候為了要做給孩子看喔，我就會把兒子帶到房間，用那個有聲音的棍子打那個床、或是打那個衣服。那我會跟兒子講說：「你要配合我喔！我不會真的打你，可是等一

下你要出去，你要摸著屁股出去！」那我也不是想打他(寄養童)啦，我也不敢打。我只是想讓他知道他做錯了，所以我會讓外面聽起來的聲音是裡面被打得那麼嚴重，讓他知道「哥哥都已經被打那麼嚴重…」他就都已經嚇呆了…

## 7. 研究者的理解：兒子的怨懟讓「母親逃離」的議題浮上檯面

在母子各自跳著自己的舞步的互動結果下，終於出現引爆點，開啟了母子關係不同階段的發展。兒子將累積多時的委屈淡淡地化成一句訴說，卻重重地衝擊母親的內心。如同泰戈爾描述：「他可愛面龐上的微笑吸引著母親渴望的心向他，但在小小的困苦上哭幾聲卻織著愛和憐的雙結（引自徐翰林，2010/1941）。」母親對兒子的呵護與關愛，點點滴滴都牽繫著她的心情。原生母子間「依黏關係」的優勢支配力量、以兒子為主的權力與情感結構，以及家庭中自有的互動模式等早已形成一個穩固的共犯結構。因此面對兒子的怨懟，瑩雲心裡有著無限的懊悔與自責。一方面她又擔心社會可能的閒言閒語，會批評自己的偏心。把寄養童當成自己的小孩？或是外人？然而原生母子的權力與情感結構遠大過擬似母子的權力與情感結構。所以在這樣的掙扎下，瑩雲開始發展出另一種技巧，她試著私下與兒子結盟，共同演出一齣「棒打兒子」的戲碼，讓共同演戲的兒子了解自己的愛，另一方面也讓觀看的寄養童內心有所警惕。

### （六）主題六：尋回漸逝的信任

#### 1. 母親看自己：尋求改變與奧援

那次兒子說恨我後，當下我就跟他道歉：「對不起！媽媽不知道。你要原諒媽媽，媽媽下次會改進。下次媽媽會相信你，我會斟酌那些孩子講的話。這一次媽媽真的對不起！」後來我也開始去上一些父母成長課程，學習跟孩子相處的方法，也不再打小孩。我還學會一招，就是特別給兒子一個空間，那個空間是屬於我跟他。當我從兒子的眼神、或是行為舉止中，知道他受委屈了。那時候我會跟寄養的孩子說：「你們在這邊看書，不可以吵喔！」那我就跟我兒子到房間。我會抱抱他，跟他聊聊天，說：「媽媽最愛你、最疼你的。可是現在有更小的弟弟妹妹需要照顧，那如果他們有在的時候呢，我必須要照顧他們，不能夠一直抱你。」就是我要有一個單獨的時間給他，我跟他，我們兩個而已。

#### 2. 母親看自己：維持兒子的地位

我一開始就設定好寄養童的條件，從來不接比我兒子還大的孩子，也不接青春期

的孩子，我都會問：「多大啊？」我的感覺啦，大的會欺負小的。那我的目的是要讓我兒子有伴，不是要找一個來欺負我兒子。所以我也會要求寄養童要尊敬哥哥，跟他說：「要尊敬哥哥，不可以對哥哥不禮貌。」我覺得這一部份也是我愛他的一種表現。

### 3. 母親看兒子：學會分享，也須面對分離

漸漸地兒子跟寄養童發展出相處的方式，他們感情也很好。他會保留自己一小部分的東西，其他的拿出來一起玩。因為他們有伴，就一起去游泳、一起去玩水，玩得很開心！我印象很深的是在第幾個寄養童要回去的時候，兒子他哭了！他很捨不得，那一個禮拜都悶悶不樂！我印象很深刻，他還問我說：「媽媽，他為什麼要走？為什麼他要走？」他掉眼淚，然後抱著棉被哭，很難過。我在那時候有一點感傷，我兒子居然感情下那麼重，就是那個失落同伴失落的感覺。

### 4. 研究者的理解：

瑩雲帶著愧疚不安的心情，開始了自我反思，並向外求援。她的努力讓親子教養產生了不同的作法與體悟，去信任兒子、同理、傾聽，留意他的情緒反應，並保持與兩人之間私密親近的互動。母親仍維持以兒子為主的權力與情感結構。然而母親改變了溝通方式，給予兒子正向的情感支持，並適時鼓勵表現的新互動。新資訊的介入促使瑩雲以新的觀點看待母職角色，學習接納每個孩子的差異，尊重並關心他們。母子間的「依黏關係」因此有更寬的距離。

兒子被母親賦予權力、重新獲得先前的地位後，他扮演起領導其它寄養童的角色。他也與擬似手足發展出與同儕互動的能力，滿足玩樂的需求，甚至後來面對寄養童的離去出現失落的傷感。因此可發現家庭成員的關係決定於個體所採取的特定互動方式，而此互動模式又會規範家庭成員的行為（劉瓊瑛，1996/1981）。當互動方式改變，原生親子次系統也有了新的互動經驗。

## （七）主題七：重構親子關係

### 1. 母親看兒子：有時也很貼心

其實他有時候很貼心喔！我每打他一次，他看我氣的樣子，有時候就會跟我道歉，說：「媽，不要生氣，我下次不敢了！」又譬如我感冒吃藥，他也會說：「媽媽，你要快點好起來喔！你不要生病喔！」他會這樣子。

## 2. 母親看自己：放鬆「母親」角色的應然

寄養童來以前，我的眼睛只會盯著他看。但現在我好像比較少時間去看他，而去注意那些孩子。我覺得說，我已經把愛分給他們了，對他就不會再像以前盯得那麼緊，給他比較大的空間。後來我去上一些父母成長課程，學習如何跟孩子相處，怎麼去尊重孩子。我聽到一句話，就是「教孩子可以不用那麼用力。」孩子他自己會慢慢的成長，也會茁壯啊！我這麼用力給他壓，搞不好他還長的不大好，所以我就慢慢放手。

## 3. 母親看兒子：他開始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

他的路由他自己去選擇，我已經沒有辦法帶領他、指引他了。像他現在的成績不是很好，以前我都盯著讓他一百分之類的，但現在我就讓他自己念。他又說要成為一個動漫家、畫動漫的人，我OK啊。又像他這一次手指頭被弄受傷，也不跟我招出那個人是誰。然後我說：「你要保護你同學喔？你為什麼不跟我說？」「媽媽，以前我把人家弄受傷了，人家也沒有對我怎樣。」我一聽傻眼了，「你也會把人家弄受傷？」我就不敢講話了，就說：「那沒事就好。」然後他還故意問：「你還要追查嗎？」他現在是青春期的，同儕比較重要。

## 4. 母親看自己：重構自己陪伴支持的角色

現在我們像朋友耶，我比較沒有那種媽媽的權威，不像以前那個樣子。我現在就是盡量協助他，支持、陪伴他一起度過這個比較過渡的時期，比如說基測的這樣事情。但想到未來他會離開這個家，我還是有一點捨不得，一剎那間我有一點點落寞，尤其我只有一個孩子而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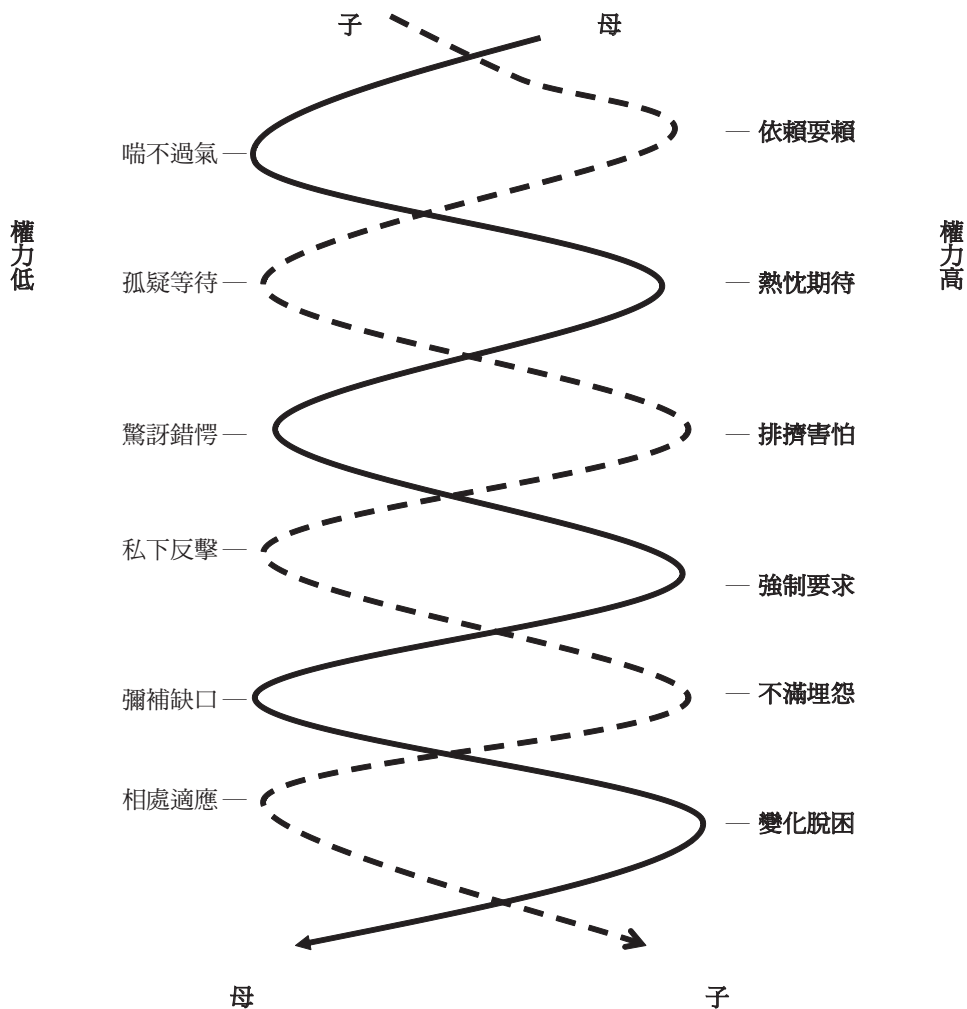
## 5. 研究者的理解：放手的準備與不捨的感傷，是母親一輩子的功課

從瑩雲的敘說裡，可以看到一個母親反覆對兒子的不捨與擔心。不論子女長至多大，母親都是無所不至的呵護愛念。凡事呵護孩子的瑩雲，一方面提醒自己在漸漸長大，走向青少年。自己要配合孩子的成長步調，學習放手。學會重構母親這個角色，讓親子關係變得更好。但一方面想到他大了，有自己的道路，未來「他過他的，我過我的」，不需要我了，瑩雲還是有落寞的情緒。

## 四、母子雙方的權力消長

經過上述的訪談資料分析後，發現兒子與母親間相互影響力量的變化。女性在承擔母

職的過程中，藉由襁抱提攜、訓誨教導等母職實踐，建立母子的親密互動，並擁有較大的權力與資源。但盈雲在成為寄養家庭母親前，即感受到以兒子為中心的權力結構，自己被壓得喘不過氣。在寄養童進入後，母親一開始企圖使用母權來掌控擬似手足次系統間的互動。然而兒子改以一些私下的小動作表現不順從，讓母親有「罩不住」的感受，感覺到自己的權威受損。後來兒子藉著將自己隱忍多時的不滿抱怨給母親，企圖影響母親，提高自己的權力階層。這些衝突意味著母子雙方想要改變對方的企圖，主動發出行為以影響對方，以及權力階層遭受挑戰的跡象。故將兒子與母親間相互影響力量的變化，歸納出如圖一的權力變化歷程。



圖一 寄養媽媽與原生子女之母子互動歷程圖

### （一）依賴耍賴－喘不過氣

兒子依賴媽媽，來滿足自己的許多需求，但媽媽無法招架兒子的情緒索求，兩人間過度親密形成依黏關係，讓媽媽感覺壓力頗大。

### （二）狐疑等待－熱忱期待

媽媽期待寄養兒童的加入，營造擬似的手足次系統，讓兒子學會與同儕相處，兒子卻在媽媽的利誘下，等待寄養童加入的生活。

### （三）排擠害怕－震驚錯愕

寄養兒童大哭大鬧地來到家裡，發生許多無法預料的事情，讓媽媽驚訝挫折，萌生退意，兒子也感到害怕，排斥寄養兒童。

### （四）私下反擊－強制要求

媽媽期待兒子可以表現出分享的行為，因此媽媽採取強力命令的方式要求兒子執行，兒子的不滿只好私下以一些小動作來對付寄養兒童。

### （五）不滿埋怨－彌補缺口

兒子在背了幾個月的黑鍋後，終於將自己心中的不滿委屈宣洩給媽媽知道，讓媽媽感到非常心疼與愧疚，產生彌補的想法。

### （六）相處適應－變化脫困

媽媽為尋求改變，開始去上一些親子教育課程，改變自己的教養方式與態度，而兒子也漸漸發展出與寄養兒童的相處方式，產生正向的擬似手足關係。

## 伍、討論與建議

### 一、衝突的本質

#### 1. 衝突是因系統僵化的互動歷程所造成

家庭是一個趨衡系統，寄養兒童的加入，無疑地為家庭系統投入一個外力，打亂原有的運作方式。為盡速回復系統原有的平衡狀態，面對擬似手足次系統間的爭執，親子雙方皆採取過去原有的因應序列，促使家庭原本的互動模式更為彰顯。一開始母親能繼續「逃到」對寄養兒童的管教之中，兒子則繼續努力追尋自己的權利與資源。後來母親採取指責、再指責，以高壓命令的方式，企圖壓過兒子，期待兒子可以分享，讓擬似手足間可以建立

起互動的規則。而兒子則收起玩具，以保護自己的疆土為己任，不與寄養兒童分享，來宣示自己的主權。由此可見母子雙方以固定僵化的互動序列，讓彼此糾結的關係更糾結，而造成衝突。

## 2. 衝突揭開潛藏議題的帷幕

在瑩雲的期盼下，寄養兒童除了是受助者外，也被定位成兒子的陪伴者，能讓兒子學會獨立與分享，進而解決自己的擔心。然而母子間的「依黏關係」卻是支配親子次系統的主要議題。擬似手足次系統的競爭與衝突，不僅觸發了兒子王位保衛的行為，他更委屈地表達自己的受污陷，旨在傾訴母親疏離的現象，逼使母親再度回應兒子的情感需求，必須面對親子間的依黏情感關係，讓這潛藏的議題浮現。

## 3. 衝突是一個雙向互動的動態過程

如同 Pai、Lee 與 Tsao (2004) 所描述，親子間的相互關係是一種情感上的鍊結，而且會隨著子女的成長與發展而改變。這種關係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歷程，子女從依賴到成熟的轉變當中，親子次系統之間的互動也經歷很多複雜變化。當母親用強勢的方式要求兒子，引發兒子的不滿。兒子伺機等待機會來整母親與寄養兒童，這樣的行為也再度引發母親的禁制要求。然而當母親以同理的方式，肯定兒子的權力地位，給予兩人私密親近的互動時間後，兒子也漸漸投入擬似手足間的互動，且更增強母親的行為。這樣情形顯現出親子互動的「交流模式 (transactional model)」(Sameroff, 1975)，父母會影響子女，子女也會影響父母，並且前次互動經驗也會影響雙方下一步的互動。

## 二、衝突中之親子知覺差異

本研究之衝擊歷程中母親的焦點是在「自我維護」上。瑩雲自述擁有獨立叛逆的靈魂，她即使在婚後仍追求自我獨立與成長。然而有兒子後，她快速流失自己的主體性，日常生活幾乎以配合小孩的需求為主。她將自我鎖封在孩子身上，沒有自我的以兒子為重心，事事為孩子擔心，相對地自己也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她展現出對孩子照顧，也注重彼此在心靈與感情上的交流。此外，她期待兒子表現剛強、不黏人、能與同儕相處互動，擁有獨立、並和他人建立關係的自我，所以想為他營造一個虛擬的手足團體。但兒子與擬似手足發生爭執時，她對自己這樣的安排感到內疚、悔恨與懷疑。她內心的天平在兒子、自我、與母子的關係間擺盪。不過這現象也反映出瑩雲的自我，如 Jordan 等人 (1991) 所述的女性自我特徵，是一種喜歡和他人建立關係的自我、重視關係的自我。

而寄養兒童的加入，對兒子來說像是一場「王位保衛戰」，焦點是在自己家中的地位。

這過程有如阿德勒對長子之心理地位的描述。在寄養兒童還未出現時，他是家中關注的中心，得到母親完全的寵愛。因此他習慣依賴母親，而保持在家中的王位。但寄養兒童的到來，讓他發現自己以前的美好地位突然消失，他不再是唯一，更須與其他人分享母親、分享玩具或家中資源。所以本研究也發現兒子在沒確定自己的權力地位前，他運用了各種方法來對付這個奪走自己早已習慣之關注的新來者，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上。

### 三、母子權力的流動引發衝擊階段的改變

在上述分析中整理出母子間相互影響力量的變化情形（圖一）。母子企圖以自己的行為來影響對方，每個行為也引發下個行為，彼此間相互影響。但母與子的影響力不是均等的。Gehring、Wentzel、Feldman 與 Munson（1990）就指出逆轉權力階層現象是家庭中常見的互動模式之一。這些權力的流動也引發了衝擊階段的變化。在寄養童進入後，母親企圖使用母權來掌控兒子與擬似手足次系統間的互動。兒子表面上順從，卻在母親不注意的地方，私下以一些小動作來對付擬似手足的競爭。接下來兒子藉著將自己隱忍多時的不滿抱怨給母親，影響母親對自己教養態度與方式的改變。由這些雙方的互動顯示出母親的影響力不見得都大於兒子，更常見到的是，兒子心情不穩定對母親的影響力量。兒子表現較多不順從行為時，母親會有被迫放棄的因應行為。這也呼應 Emery（1992）所說的，家庭成員間的權力與情感鬥爭是造成家庭衝突最主要的力量。

### 四、改變的契機

次系統間的互動歷程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寄養兒童加入，改變成員間的權力與情感變化，所以當系統外部出現一個新的重要外力，例如新訊息的輸入，或內部的改變時，例如互動序列，則次系統內的運作自會跟著改變。

#### （一）新訊息的輸入

從開放、動態性的系統觀點來看，外部訊息能幫助家庭成員成長與發展，以應付外界環境的需求。在本研究中，原本親子互動間的意義呈現僵化情形。母親嚴厲要求兒子，兒子陽奉陰違。兩人相互指責對方，兒子覺得「媽媽，你偏心，你不愛我了…」，母親則說「你要會分享，把玩具拿出來…」，次系統間傳遞著「你都怎樣…，你需要怎樣…」之一再重複的訊息。而母親在面對兒子的怨懟後，覺察到兒子的想法感受，開始了解彼此知覺的差異。於是她向兒子道歉，並表示以後會去相信兒子的話，開啟了日後互動關係改變的契機。這也就是說，「發現差異」本身提供了新訊息，打破原先的刻板理解（游淑華，2006）。新理解引發新回應方式，並反射回系統，重新建構彼此的互動模式。Street 也指出，

成員對彼此差異的思索會反射到整個系統的互動過程，因而帶來改變（引自許瑛韶、郭素蘭、曾雅莉、彭秀玲、張慈芬，1999/1994）。此外，瑩雲也向外尋求奧援，透過親子教育課程學習新資訊。這些訊息輸入系統，改變了系統內原有的訊息成分，再帶動互動序列的改變。

### （二）互動序列的調整

寄養兒童的到來，讓家庭互動序列從加入擬似手足次系統之系統結構變化的第二序改變，促使個人行為改變的第一序改變，再引發原生親子次系統互動模式的第二序改變。Watzlawick、Weakland 與 Fisch（1974）指出，第一序是指在系統內部改變，並不影響整個系統結構；第二序改變則徹底改變系統的基本結構、功能或互動模式。因此第一序改變時，但家庭潛在的基本系統互動仍持續，即使衝突消失，可能只維持短暫時間。第二序改變才能徹底改變衝突的發生。所以母親的強勢要求，讓兒子轉為私下的反擊，或內心的抱怨不滿，兩人間的依黏關係變成一種「暫離」狀態。而再次中斷這互動鍊的是母親向外尋求親子教育課程，恢復自己的自主性，改變互動模式。亦即母親重構互動模式，促成母子次系統改變的第二序改變。兒子從與母親的互動中發現，母親一直對自己的重視，以及自己在家中的權力地位。母親也願意給他一個專屬兩人的親密時空，讓他可以安心地投入擬似手足間的互動，而建構母子間的新互動序列，改變母子關係。

### （三）母職信念的轉變

在本研究中，瑩雲為了照顧家庭與子女，即使在少女時期過的多彩多姿、自由快樂，進入婚姻後都會專心扮演母職的角色。這與潘淑滿（2005）的研究結果相同。雖然經過衝擊，透過瑩雲所傳達出的母職信念漸漸有了轉變。一開始他表現出許多傳統母職的信念內涵，包含：（1）母親應盡心盡力養育、照顧孩子，滿足孩子需求的職責；（2）對兒子展現母親教養的權威，用比較強勢、高壓的方式，對兒子說「我是媽媽，我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3）嚴厲的管教和規範，「像軍事教育一樣，按照課表規律地生活」，使孩子的言行舉止有所依循不踰矩；（4）妥善規劃孩子的學習，並為孩子設想鋪路；以及（5）傳遞「長幼有序」的價值觀，例如她對寄養童年齡的設定，以及要求寄養童「要尊敬哥哥，不可以對哥哥不禮貌。」等等。而經過一連串的衝擊變化，她展現出現代母職角色的內涵，包含：（1）接納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去信任、尊重與關心他們；以及（2）同理孩子，給予正向的情感支持，傾聽子女的心聲，並能適時鼓勵、肯定表現。這些信念內涵的轉變也讓母子雙方重新調整自己的互動方式，增進對衝擊變化的因應技巧。

## 五、台灣華人價值觀的運作

從瑩雲的母職信念可見台灣華人價值觀的影響，包含重視和諧、尊敬長輩、長幼有序，以及母親要求兒子絕對服從的教養態度等等。華人母親的母職信念與管教內涵、成員間的互動模式，以及權力與情感結構，形成家庭系統中穩固的共犯結構。她在手足衝突時的處理，表現出隱含的信念，兒子是自己人，占有比較重的心理地位，而寄養童則在「自己人／外人」的定位間來回伸縮。原生母子的權力與情感結構遠大過擬似母子的權力與情感結構。母親仍維持以親生兒子為主的權力與情感結構。此外細緻探究瑩雲所極力營造的「尊敬哥哥」擬似手足次系統，也發現瑩雲對親生與擬似孩子的互動上，在「分位性」、「情感性」與「慾欲性」上呈現不同之界定。瑩雲就坦言自己在面對寄養兒童時，拿捏教養方式的壓力，「我會懷疑我對寄養童是不是真心的關心？真心的在愛他們？因為跟我的孩子比，還是有差！…就是我孩子怎樣，我會很擔心很擔心，這擔心是出自於我愛他。可是寄養童怎樣的時候，我是擔心，但那個擔心是出於責任，那個責任的部份很強。因為孩子如果怎樣了，我可能會出狀況，我要負很大的責任。所以對這些孩子我會有一層防衛，真的是一層防衛啊，一層防衛的心啊！而且我今天對他怎麼樣，搞不好他會去外面亂講，這也是我擔憂的地方，我沒有對他怎麼樣，他就亂講…」這些猶疑顯示出在寄養家庭母親心中對「寄養兒童是不是自己家人？」界定的游移。當擬似孩子與自己小孩和平相處時，寄養家庭母親公平對待，寄養兒童就像是自己人；當擬似孩子打傷自己小孩時，母親自己心中的不捨情緒自然湧現，寄養兒童就變成是外人。所以呼應了身分界定每個個體的互動，關係中蘊含角色規範，以及彼此間之親密、信任與義務等觀點。

## 六、對諮商工作上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母子次系統是一個隨時間變化的有機體，其中雙方相互影響，並因應內在需求與外在壓力而改變。經歷本次的研究過程，研究者深深覺察到系統脈絡的重要性。家中每個成員都以自己的立場與觀點為起點，相互影響彼此的互動。每個成員也因為自己所在系統中的角色位置，展現不同的互動行為與影響。所以諮商工作不能忽略系統脈絡的考量。

此外，衝突亦有其正向的功能。本研究中因為衝突而將揭開母子間隱藏的議題，也因為衝突才得以解決僵化的互動歷程。所以衝突不全然是負向的，也對關係具有建設性的影響。所以諮商專業人員應引導個體覺察衝突所具有的意涵，學習以適當的態度及方式來處理衝突事件。

## 七、對寄養服務上的建議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常常感受到一個母親在拿捏教養態度上的掙扎。寄養家庭母親雖然很有心要去幫助這些寄養兒童，但社會常投注許多關注的眼光，來審視他們如何對待他人的小孩。加上寄養家庭母親並不真的是寄養童的母親，寄養童的定位是什麼？因為交往性高，所以發展出擬似的親屬關係，但在要管教或不管教之間，以及與自己小孩發生衝突時的教養態度拿捏上，是相當的困擾猶豫。所以研究中看到寄養家庭母親的心情非常為難，並無法能夠安心地、全然地投入與寄養童的互動中，其心理付出頗大。因此未來宜增加宣傳，讓社會大眾多了解寄養母親、以及家庭的付出與奉獻，認識寄養服務工作內容，增進對寄養服務制度正向的觀感，共同支持寄養服務工作。

寄養服務機構所提供的專業訓練與成長課程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對象即因接觸親子教育課程學習新資訊，而改變自己的教養態度與方式，進而影響親子間的互動品質。但寄養服務機構除提供親職教育、醫療知識等相關專業知能外，多增加夫妻相處、手足互動以及自我照護等多元課程，可以更有效地協助寄養家庭母親面對服務工作上的種種衝擊。

## 八、未來研究方法上的建議

本研究為單一母親的敘說研究，納入系統理論架構，透過相關的問題將母親述說之資料進行對話的方式，逐步擴展母子對此衝擊的覺知，揭示出此衝擊歷程中親子雙方相互影響的脈絡。然而母子關係只是家中親子關係的一環，親子關係受除母子次系統，還隱含父子次系統、夫妻次系統、手足次系統以及整體環境脈絡的影響。寄養兒童因素亦會影響寄養家庭的親子互動，故建議未來可增加研究資料的深度與廣度，納入家中各成員的觀點，並在整體家庭的脈絡下進行研究。

此外，本研究從家庭的權力結構觀點，僅分析母子面對衝突時的權力消長變化。再者，受訪者擔任寄養家庭母親已經十年，接收寄養兒童超過 10 人。雖然受訪者自述時間讓自己對寄養兒童的情感有了轉變，「因為一些經驗，對他們（寄養童）情感部分我會保留…我覺得我自己築了一層，我不知道要怎麼形容我的那一層是牆，還是怎麼樣，保護我自己不至於潰堤的那個... 因為有些孩子我很愛很愛，可是他很快跟你 say goodbye。特別是年紀越小的，那個沒有心機的你很容易全心全意的愛他。他們走，我會很有強烈的失落跟哀傷…」然而本研究焦點聚焦在衝突事件造成的變化，因此在權力分析向度忽略其他因素的影響，互動歷程歷程也簡化。所以時間因素是否影響母子關係的變化？不同寄養兒童的不同特質與問題是否也會造成影響？都是未來可再進一步研究，以更充實寄養家庭母子關係的理解。

## 參考文獻

- 王琳 (2008)。親職認知對管教行為的影響：探討兒童衝突的管教。《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1 (3)，245-272。
- 余德慧 (1991)。中國社會的人際痛苦及其分析。載於楊中方、高尚仁 (主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292-337 頁)。台北：遠流。
- 李美枝 (1998)。手足與朋友關係的內涵與功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 (編號：NSC87-2413-II004-003)，未出版。
- 吳芝儀譯 (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台北：濤石。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 林沈明瑩、陳登義、楊蓓譯 (1998)。薩隄爾的家族治療模式。台北：張老師文化。Satir, V., Banmen, J., Gerber, J., & Goromi, M. (1991). *The Satir model-family therapy and beyond*.
- 范銘如 (2006)。魯迅。台北：三民。
- 翁開誠 (1997)。同理心開展的再出發—成人之美的藝術。《輔仁學誌》，26，261-274。
- 許瑛韶、郭素蘭、曾雅莉、彭秀玲、張慈芬譯 (1999)。家族諮商實務與歷程。台北：心理。Street, E. (1994). *Counseling for family problems*.
- 徐秀芳 (2001)。宋代的母親—生產、撫育與母子親情。《史耘》，7，1-38。
- 徐翰林譯 (2010)。泰戈爾的詩。台北：海鵠。Tagore, R. (1941). *The collection of Tagore's poems*.
- 黃聖桂 (2003)。家庭脈絡中青少年自主行為展現之研究—從整合歷程系統的觀點探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 楊宜音 (2001)。自己人：從中國人情感格局看婆媳關係。《本土心理學研究》，16，3-41。
- 楊連謙、董秀珠 (1997)。結構—策略取向家庭治療。台北：心理。
- 葉光輝 (1999)。家庭中的循環衝突。《應用心理研究》，2，41-82。
- 葉光輝 (2004)。華人家人互動關係及其心理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22，81-119。
- 游淑華 (2006)。衝突與建構—親子衝突的互動與意義建構歷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 翟瑞青 (2006)。現代作家筆下的母愛闡釋。《東岳論叢》，27 (5)，191-192。
- 劉珠利 (2003)。臺灣年輕女性的兩性關係從一「關係中的自我」理論的觀點來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01，56-69。
- 劉瓊瑛譯 (1996)。結構派家族治療入門。台北：心理。Minuchin, S., & Fishman, H. C. (1981). *Family therapy techniques*.

- 潘淑滿 (2005)。台灣母職圖像。《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0，41-91。
- 潘錦陵 (2008)。寄養父母對親生子女與寄養兒童間教養方式之探討—以台中縣海線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 Adler, A. (1961).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 Anderson, G. (1999). Children in permanent foster care in Sweden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4*(3), 175-186.
- Baranowski, M. D. (1978). Adolescents' attempted influence on parental behaviors. *Adolescence, 13*(52), 585-604.
- Bell, R. Q. (1968).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direction of effects in studies of socializ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75*(2), 81-95.
- Braiker, H. B., & Kelley, H. H. (1979). Confli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ose relationships. In R. L. Burgess & T. L. Huston (Eds.), *Social exchange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pp. 135-168). New York: Academic.
-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 1111-1120.
-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0).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Dallos, R., & Draper, R.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family therapy: Systemic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 Maidenhead, Berkshire,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lvin-Nowak, Y., & Thomsson, H. (2001). Motherhood as idea and practice: A discursive understanding of employed mothers in Sweden. *Gender and Scoety, 15*, 381-399.
- Emery, R. E. (1992). Family conflict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meanings for the structure of relationships. In C. U. Shanz & W. W. Hartup (Eds.), *Conflict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pp. 270-29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hring, T. M., Wentzel, K. R., Feldman, S. S., & Munson, J. (1990). Conflict in families of adolescents: The impact on cohesion and power structur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3), 290-309.
- Goldenberg, I., & Goldenberg, H. (2008). *Family therapy: An overview* (7th ed.). Belmont, CA: Brooks Cole/Thomason Learning.
- Hoffman, L. W. (1978). Effect of the first child on the woman's role. In W. B. Miller & L. F. Newman (Eds.), *The first child and family formation* (pp. 340-367).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

- Jaggar, A. M.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Savage,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Jenkins, H., & Asen, K. (1992). Family therapy without the family: A framework for systemic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4*, 1-14.
- Johnson, P. R., Yoken, C., & Voss, R. (1995). Family foster care placement: The child's perspective. *Child Welfare, 79*, 959-974.
- Jordan, J. V., Kaplan, A. G., Miller, J. B., Stiver, I. P., & Surrey, J. L. (1991).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s from the Stone Center*.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Kadushin, A. (1980). *Child welfare services*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 Lieblich, A., Zilber, T., & Tuval-Mashiach, R. (2008). Narrating human actions: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agency, structure, communion and serendipity. *Qualitative Inquiry, 14*(4), 613-631.
- Liamputtong, P. (2006). Motherhood and "moral career": Discourses of good motherhood among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 women in Australia. *Qualitative Sociology, 29*(1), 25-53.
-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nuchin, S. (1974).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vercash, J. A. (2004). Narrative research: a viable methodology for clinical nursing. *Nursing forum, 39*(1), 15-22.
- Pai, H. C., Lee, S., & Tsao, L. I. (2004). An Exploration of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cteric mothers and their adolescent daughters.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2*(4), 267-274.
- Perozynski, L., & Kramer, L. (1999). Parental beliefs about managing sibling conflic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5*(2), 489-499.
- Pinsof, W. M., & Lebow, J. L. (2005). A scientific paradigm in family psychology. In W. M. Pinsof & J. L. Lebow (Eds.), *Family psychology: The art of the science* (pp. 3-1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otrowski, C. C. (1999). Keeping the peace or peace of mind? Maternal cognitions about sibling conflict and aggression. In C. C. Piotrowski & P. D. Hastings (Eds.), *Conflict as a 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 maternal beliefs about child rearing and children's misbehavior* (pp. 5-23).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Robin, A. L., & Foster, S. L. (1989). *Negotiating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 behavioral family systems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 Ross, H. S., Siddiqui, A., Ram, A., & Ward, L. (2004). Perspectives on self and other in children's

- representations of sibling confl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8(1), 37-47.
- Sameroff, A. (1975). Early influences on development: Fact or fantasy?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1(4), 267-294.
- Silverstein, M., Parrott, T. M., & Bengtson, V. L. (1995). Factors that predispose middle-aged sons and daughters to provide social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465-475.
- Smart, C. (1996). Deconstructing motherhood. In E. B. Silva (Ed.), *Good enough mothering?* (pp. 37-57). London: Routledge.
- Watzlawick, P., Weakland, J. H., & Fisch, R. (1974). *Change: 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s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Weber, A. L. (1992).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Zuk, G. H. (1988). The conflict cycle in families and therapy.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10(3), 145-153.
- Zuk, C. V., & Zuk, G. H. (1989). The conflict cycle in the case of an adolescent in crisis.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11(4), 259-266.

收件日期：99年07月27日

複審一日期：99年12月14日

通過日期：100年02月27日

## 附錄 訪談大綱

## 一、基本資料

- (一) 回顧開始擔任寄養家庭母親時，您的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家裡小孩與寄養兒童的年齡等？
- (二) 寄養兒幾歲？性別？他是何時到你家？何時離開？是什麼原因被寄養的？

## 二、請你談談自己這個家庭？

- (一) 如果用一個形容詞，你會怎麼形容你目前的家庭？
- (二) 是什麼原因，你會這樣形容？

## 三、你們家是怎麼成為寄養家庭的，當初的過程是怎麼產生、決定的？你對這決定的感覺如何？

## 四、寄養兒童進到你們家生活後，他與你小孩之間的相處情形？有什麼令你印象深刻的衝突事件？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你的感覺如何？你怎麼處理？這事件的發生對你有什麼影響？…改變了你的觀點？（哪些觀點？如何改變？）…改變了你的行為或因應模式？（哪些行為或因應模式？如何改變？）那父親呢？

## 五、寄養兒童展開在你們家的生活，你感覺自己與親生子女之間的相處情形？

- (一) 剛來的第一個月？
- (二) 隨著時間的演進，那後來呢？
- (三) 那現在呢？

## 六、你可以用你的話，談談你們原來的親子關係？什麼原因，你會這樣形容？你覺得你們之間的相處情形？有什麼令你印象深刻的事？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你的感覺如何？你怎麼處理？其他人呢？

## 七、最後，對於以上的問題有沒有其他的補充？整個訪談下來的感受如何？

## Hard to Be a Mother? A Narrative Study of a Mother Who Engages in Foster Family Services

Tzu-Yin Yen

Feng-Tsu Liao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after accepting the foster child, the interactional changes between the foster mother and her own child as well as her perception of the adapting process. Th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the holistic-content of the narrative methodology, focusing on three dimensions: time, location, and people and society. This study interpreted the experiences of a mother who had a son and had previous experience in foster family services. When a foster child was placed into a family with an only child, not only does the whole family system change, but the original relation variables were also expanded. The researcher started by clarifying the system members' roles and interacting conditions before deciding to become a foster family, which in turn would ser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ing the subsystem of the biological mother and child. Then the impact of the subsystem of biological mother-son was analyzed, including the six stages: "the besieging plight," "the expanding, starting wind," "sailing in huge waves," "the subsequent storms and breakers," "disillusioned from the storm," and "sailing to one's own." Seven themes were obtained: "bondage and attachment," "worry and rejoice," "life battlefield with frequent shocks," "jostling for love and resources," "tangled and struggling emotions," "restoring the lost trust," and "reconstruct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mutual influences and changes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are also induc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parent-child counseling, foster family service,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foster family service, narrative methodology